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

人物二

太原府

魏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父恕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鄉一朝盡散家財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

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魏武曰甚欲使卿親近顧不如此州事大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為丹陽太守乃遣還州又與張遼樂進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恢謂兖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今春水生子孝懸軍無有遠備荆州關將驍鋭乘利而進必將為患詔果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

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遂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魏初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卒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内侯恢子六人恭生良儉克讓竝知名世

號六龍生早卒爵絕

王淩字彦雲祁人司徒允兄子允遇害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為發干長遇事當髡魏武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選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辟丞相掾屬魏初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從張遼伐吴逆擊吴將呂範等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青州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從曹休

至夾石軍失利淩力戰決圍休獲免難徙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敎意義甚美初淩與司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迹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全琮逼芍陂爭塘力戰琮退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户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時淩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竝典淮南任淩就遷司空進太尉假節鉞淩愚密協計以

楚王彪有智勇欲迎都許昌淩子廣密諫不從曾愚
病卒嘉平三年吴師塞涂水淩欲因此發諸軍表求
討吳不聽淩謀滋甚遣將軍楊弘告兖州刺史黄華
華弘白司馬懿懿軍掩至百尺淩面縛水次至項見
賈逵祠在水側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
者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子廣字公淵有志尚學
行為尚書弟飛梟金虎竝才武過人初懿嘗從容問
蔣濟濟曰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

父耳濟退而悔之金虎字明山最知名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廣飛鳥金虎胥被害晉泰始元年詔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絶令狐邵太原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潔時郡不知經學乃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者遣令詣河東樂詳受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子愚白衣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族邵獨以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

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郃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郃熟視不答私謂妻曰公治性度猶是也不知我當坐之否邪必逮汝曹矣郃没十餘年而難作

王昶字文舒大原晉陽人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昶兄事淩為魏世子文學遷中庶子魏初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斫開荒萊墾田特多遷兖州刺史明帝初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内侯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

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兄子默字處静沈字處道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著書戒之四年太尉司馬懿舉昶正始中轉徐州刺史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懿殺曹爽奏博問大臣

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凖繩也未有舍凖繩而意正曲直廢曲直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禄勵以亷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絶侈靡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返民於樸詔襃之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冡宰之職大

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乘虛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閒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敵奔南岸鑿七道竝來攻昶使積弩同時俱發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

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敵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還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京陵侯引兵拒毋邱儉文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内侯晉驃騎將軍諸葛誕反又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熈使不得東援誕敗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

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卒追謚曰穆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祖全大司農父緼鴈門太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署五官將門下賊曹轉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為征西夏侯淵司馬淵遇害淮時有疾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明日漢兵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依水為陣以

拒之淮曰此示弱且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逺水為陣引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漢兵疑不渡淮遂堅守魏武善之復以為郃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内侯轉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破平之關中始定黄初元年入賀得疾及羣臣歡會乃至上正色責之淮對曰今臣遭唐虞之際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上悦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

為眞討安定羌大帥辟蹏破降之每羌胡来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知欵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漢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祥屯列栁城淮攻祥營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漢出鹵城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亮出斜谷田于蘭坑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

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摇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漢將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撫柔氐三千餘落徙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梁元碧等率二千餘落附雍州奏

請居安定之高平後因置西川都尉轉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相結攻圍城邑南招漢兵涼州治無戴復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定枹罕淮策維必来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斬羌餓何燒戈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

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
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
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虜在
石頭山西當大道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
彊川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
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分兵兩持兵勢轉弱淮曰今
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
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徙而胡交自離此一舉兩全

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冦虜内綏民夷比歲以来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

八十户分三百户封一子亭侯淮妻王淩妹御史往收妻上道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妻懿宥之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謚曰貞子統嗣官至荆州刺史子貞嗣咸熙中以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

郝昭字伯道太原人為人雄壯少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鎮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蜀諸葛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遥説之昭於樓上應曰魏家科

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又以繩連石磨壓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

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上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均如此朕復何憂欲大用之會卒遺命薄葬

蜀漢

靳詳太原人仕蜀漢嘗從諸葛亮圍魏陳倉亮使說魏西河將郝昭降昭不從

許允晉陽人少與崔贊齊名子二奇猛皆有令聞

晉

郭配字仲南陽曲人晉諸公贊曰淮弟配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壻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叅軍知名早卒配弟鎮字秀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王渾字元沖太原晉陽人昶子沈雅有器量襲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例免起懷令參司馬文王安東

軍事累遷散騎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
校尉晉初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歲饑開倉賑贍
百姓賴之泰始初增邑千八百户遷東中郎將督淮
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
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
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魯淑向弋陽薛瑩向新息
衆號十萬時州兵竝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
其不意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關内侯遷安東將軍

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晥城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伐吳率師出横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髙望城攻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來降吳丞

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詣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降既而王濬破石頭明日渾濟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上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

封八千户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内侯
賜絹八千疋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處斷明允
撫循吳人虛懐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江東莫不
悦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㑹齊王攸之藩
上書諫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初加侍中令京陵
置士官如雎陵比及誅楊駿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
主史不持兵持兵吏屬例絳衣仍令皁服論者美其
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二輔公孫宏說瑋曰司徒王

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於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

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
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
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
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
王國郷諸州别駕今若不能别見可前詣軒下使侍
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上然之詔錄尚書事
渾所歴前後著稱遂居台輔元康七年卒年七十五
謚曰元長子尚早卒次子濟嗣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祖柔漢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遷中書黄門侍郎以爽故吏免後起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雲龍之役封安平侯邑二千戶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令百姓陳得失者給穀有差嘗深尋善政按賈逵以来

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將吏子弟
敦學九郡士咸悅道教俗為一變遷征虜將軍持節
都督江北諸軍事封博陵侯班次國伐蜀吳人大出
師救蜀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嗣
晉王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沈以才望名
顯當世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諸謀
馬晉初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
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縣公邑千八

百戸泰始二年卒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上追思沈勲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記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沈蹈德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内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勲其贈沈司空公以寵臨既往使没而不朽又前以翼

贊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沈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改葬更賜東園秘器

咸寧中復追封為郡公

郭奕字太業太原陽曲人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出界數百里坐免咸熈末為司馬文王相國主簿鍾

會從甥荀勗時為掾奕啓出之文王雖不用歎其雅正晉初為太子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陸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假赤幢曲蓋鼓吹奕寡姊隨奕之官姊僮僕有犯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不問亭長李含一作合有俊才奕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稱知人太康中徵為尚書朝臣皆出其下表楊駿小器不堪任以社稷不聽後果誅奕疾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八年卒太常

上謚為景有司議與景皇同不可請謚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爽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賜謚曰簡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時與姊夫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中書郎母服闋起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

顧濟恂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清言修飾辭令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故咸謂才能致之齊王攸當之藩濟諫請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性峻厲明法繩之出為河南尹未拜免時從兄王佑委任濟被斥外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

冐渡濟云此必是愔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慧有才藻竝歷清顯

王浚字彭祖年十五父沈卒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就國三年来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

内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三王之役浚遏絶檄書尋進號安北將軍害刺史和演自領幽州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遇成都王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乘勝遂克鄴城轉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永嘉初為司空領烏丸校尉又領冀州詔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幽冀諸軍事後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自領尚

書令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

霍原北州名賢浚害之士人憤怨後石勒誘殺之太

元二年封沈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

十一年改封東萊郡公宋初國除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

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竝知名號六龍

羨少以朗悟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初

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齊王冏輔政

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同議復張華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曰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今以華不能廢后與趙盾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後從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户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自領冀州牧羨乃避之惠帝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還洛陽徵為中

書監加散騎常侍永嘉初遷左光禄大夫開府領司
徒論者僉謂為速卒贈司徒謚曰元三子祗允裕祗
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成太子舍人裕字敬嗣
尚武安長公主官左光禄大夫
王嶠字開山太原晉陽人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
武帝時歷官北軍中候佑少有風尚并司空辟不就
永嘉末攜二弟渡江元帝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
之胄竝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

疋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徵著作郎南陽王保辟皆不行元帝作相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嶠獨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悦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欲斬嶠賴謝鯤以免出爲領軍長史敦平除中書侍

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陽尹嶠求補廬陵郡乃拜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疋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洪嗣歷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洪子度世驍騎將軍

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風儀

秀整善談論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隷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頗聚斂嶠舉奏之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并州刺史劉琨深禮之請為叅軍遷大將軍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又遷司空右司馬常為謀主琨深憑恃焉元帝初鎮江左琨以嶠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天人係望意辭旨慷

慨舉朝屬目上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等竝與親善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還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褒崇以慰海內望上然之除散騎侍郎聞母亡阻亂不獲歸葬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乃

應竭其智謀使寇敵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
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
遷太子中庶子東宮與為布衣交數陳規諷又獻侍
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嶠疏言朝廷草
創巨寇未滅宜儉以率下務農重兵納之王敦舉兵
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萬乘儲副豈可以身輕
天下乃止明帝初拜侍中參綜機密詔命文翰亦預
焉俄轉中書令上親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

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忘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公意者莫不於邑昔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願思文王服事之勤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深結錢鳳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

陽尹欵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遂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言嶠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逆謀請先為備及敦搆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别来幾日作如此事表諸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賊不得渡嶠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嶠疏言王敦拘録人士自免

無路如陸玩羊曼劉印蔡謨郭璞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上從之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嶠奏軍國要務七事多納之尋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下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潯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

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
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
畫像曰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聞蘇峻被徵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峻果反嶠
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
瞻等率舟師赴難及建康傾覆嶠聞之號慟來候者
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嶠曰未效勳庸而先受榮寵何以示

天下固辭不受分兵給亮遣王衍悉期等要陶侃赴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遣王衍悉期奉侃為盟主侃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龔登嶠重與侃書言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退當以慈父惜愛子之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下戎卒六萬旌旗七百

餘里鉦鼓聲震百里直指石頭次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歴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兵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逼駕幸石頭軍多馬南軍仗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来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制賊一奇也而義軍屢戰失利嶠軍又食盡陶侃怒曰使君

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一鼓可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嶠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主臣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令之事

勢義無旋踵驕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時峻勞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故吏令赴臺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録尚書遣間使宣

旨竝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降為逸所擊來求救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上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軍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

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明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建康殘匱乃藉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至鎮未旬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相顧而泣冊書贈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嶠初葬豫章後朝廷將造大墓於元明二陵之北陶侃上表請停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竝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

印綬

溫充太原祁人嶠從弟嶠討蘇峻與庾亮相推為盟主

充言於嶠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乃遣王愆

期奉侃為盟主侃以兵下遂平賊

溫放之嶠子嗣始安郡公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黄門侍

郎以貧求為交州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箋曰放之溫

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

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

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故以
其阻衆誅之勒兵進遂破林邑而還卒於官弟式之
新建縣侯散騎常侍
王遐字桓子太原晉陽人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
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勲寧康初追贈特進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
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
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承子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每坐客馳辨虛之恬如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發言一坐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補驃騎將軍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

庾冰征虜長史庾冀鎮武昌欲移鎮述與冰牋止之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内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遠近所知内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琊諸軍事衛將軍幷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

有所辭必不受至是子坦之言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坦之還家省父而述恒抱置坦之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肎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謝安亦歎美之初述試宛陵令頗受

贈遺王導使諷咨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歎但性急為累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極言駡述述無所應面壁而已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乞骸骨不許述竟不起卒年六十六初桓溫議遷都述曰溫欲以虚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移洛陽鐘簴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

園陵不應先事鐘簴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改曰簡子坦之嗣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少放縱不羈晚節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善隸書美姿容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

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仗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彞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内導不能荅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應受杖固辭詔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為會稽王常與孫綽商略人士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

言理辭簡而有會簡文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絶久之謝安亦嘗稱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修蘊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述子弱冠有重名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来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

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父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士卒韓悵亡歸首云失牛故逃有司劾偷牛考掠服罪坦之曰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見原太和六年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又領本州大中正咸安二年詔大

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上前毁之上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何得專之乃使坦之改詔焉溫卒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表奏凱直上嘉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安遺坦之書謂未悟之濠上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

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仁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

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寳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凡往反數四焉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事朝野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四子愷

愉國寶忱

王褘之字文邵述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卒贈散騎常侍

王蘊字叔仁太原晉陽人濛子孝武定皇后之父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吴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

輒開倉賑卹主簿執陳請待報蘊曰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擅之愆罪在太守遂大賑貸賴蘊全者十七八以違科免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遷光禄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肎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乃受命鎮京口頃

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藴若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常侍如故藴素嗜酒在會稽略少醒日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来拜墓子恭往省之留十餘日方還藴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聯不得歸藴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恭弟爽字季明彊

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拒曰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甞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竝為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遇害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

齊名友善慕劉惔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求之恭輒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書丞轉中書郎父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諂附會稽王道子恭言於上遂誅

之道子置酒東府尚書令謝石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術衣黃衣道子令與賔客談論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其後上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道子執

政寵昵王國寶恭每正色直言國寶從弟緒欲因恭
入覲殺之國寶不許道子亦深布腹心於恭恭多不
順嘗入朝還鎮謂道子曰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
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國寶愈懼以為安北將軍不
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
之恭得書大喜抗表陳國寶罪且曰昔趙鞅興甲誅
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道子收國寶賜死斬
緒於市恭還京口吳國内史王廞不肎解兵遣劉牢

之擊滅之時詔豫州刺史庾楷割四郡使江州刺史
王愉督之楷遣子鴻說恭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
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尅期同赴而仲堪簡
聳中信斜絹文角戾不復可識乃先期舉兵司馬劉
牢之諫曰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上表討王愉
司馬尚之兄弟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道
子子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
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

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其弟履單騎奔曲阿至長塘湖湖浦尉收之遂於倪塘與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等皆遇害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為政簡惠而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髯神無懼容曰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容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

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者之恭私之曰我自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遂送於夏口桓玄撫養之後贈侍中太保謚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竝通直散騎郎而腰斬湖浦尉等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給事中

王愷字懋仁坦之之長子少踐清階襲爵藍田侯太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戚當時莫比

王恭等討國寶愷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國寶死出為吳郡內史尋徵為丹陽尹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玄等走復為吳郡卒追贈太常

王愉字茂和坦之子少踐清階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及王恭等討國寶愉亦請解職獲免國寶死出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將軍假節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掩至愉惶懼

奔臨川事解除會稽內史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
桓氏壻父子寵貴又嘗輕侮裕潛結司州刺史溫詳
事泄與子孫十餘人皆遇害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坦之之子弱冠知名與王恭王
珣俱流譽一時歷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遇張元
甯使語元正坐斂衽忱竟不與言甯讓忱曰張元吴
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
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来之秀忱曰不有此舅何

有此甥旣而甯報元元東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

出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

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為人又年少居方

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

玄時在江陵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

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忱仗衛甚盛

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馬卒官追

贈右將軍謚曰穆

王𢈪太原祁人高祖宏河東太守緜竹侯𢈪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王綏字彦猷愉子少有美稱厚自矜邁愉為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為試守孝子建義時為冠軍將軍俄拜荆州刺史假節坐父愉謀與弟納竝遇害自祖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着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為比焉

王叡字元德太原祁人仲德兄也果勁有計略苻氏敗起義兵戰敗南奔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襲桓玄事泄為玄所殺及克建鄴仲德抱叡子方回出候武帝武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給事中封安復縣侯

西燕

張騰太原人為慕容永中書侍郎慕容垂攻崔釗於滑臺釗請救永尚書郎渤海鮑遵曰徐觀其後卞莊之

舉也騰曰彊弱勢殊何弊之有不如救之成敗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銜其前釗攝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垂而垂遂入攻臺壁

南宋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氏父苗仕苻氏皆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解聲律苻氏敗仲德

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被重創走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後奔泰山晉太元末徙彭城歸王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孰與張暢論桓玄曰恐不足以濟大事宋武帝結叡使襲玄仲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止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被害身竄走獲免建鄴平為鎮軍中兵參軍伐廣固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逼衆議遷都仲德正色曰

妖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
莽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及與循戰左里仲
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征虜
將軍加兾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檀道濟王鎮惡劉
遵考沈林子朱超石胡藩咸受統馬仲德率龍驤將
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
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
都洛陽仲德曰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當以建鄴為

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武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宋初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同到彦之北侵司兖三州平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度河及虎牢洛陽不守彦之欲焚舟步走仲德曰魏師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坐免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歸九年又為

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子正脩嗣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義陽王劉昶府佐昶奔魏部曲皆散獨送之界上昇明中為巴陵内史斬沈攸之使詹永明中歷青冀兖益四州刺史

王元謨字彦德太原祁人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祖牢徙青州父秀早卒元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彦雲之風宋武臨

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伐之策上嘉之後為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與栁元景等受顧命時朝政多闕元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禮遇甚優以元謨為大都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頃之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年八十一卒謚曰莊子深早卒子績嗣弟

南齊

王元邈字彦遠元謨弟仕宋位青州刺史昇明中高帝引為驃騎司馬再遷秦州刺史建元初李烏奴作亂元邈出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元邈果不負吾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壯侯

南梁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列將尅司徒袁粲以勲歴齊郡守封上黄縣

男茂年數歲大父深異之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見之曰年少堂堂必至公輔後為臺郎不調求邊職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事無大小皆詢之人或譖茂異圖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殺譖者梁武發雍部茂為前驅郢魯平從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齊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

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大破之茂勲第一建康平為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梁武帝將留潘玉兒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出之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燒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躍馬而進盜反走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出為江州刺史南討陳伯之伯之奔魏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西僰魏師於漢中班師歴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

陽尹進司空茂性寛厚吏人安之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衆所瞻望從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不取俸𥝩無滯囚被服同儒素卒於州贈太尉謚曰忠烈子貞秀嗣從越州後留廣州欲襲城長史蕭昂誅之

王神念太原祁人少好儒術尤明内典仕魏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歴安成武陽宣城

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
更州郡必禁止淫祠青州東北石鹿山先有神廟祈
禱縻費神念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
官謚曰壯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
射及老不衰甞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
馬往來冠絶羣伍長子遵業太僕卿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神念子學涉該博尤明左氏
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

氣梁元帝鎮江州隨府為中兵參軍安成劉敬躬潛謀亂元帝使僧辯襲安成遂擒敬躬又討平安州蠻以勇略稱元帝鎮荆州僧辯為貞毅府諮議參軍竟陵太守命總督舟師一萬援臺城城陷侯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承制為領軍將軍及將攻荆襄令僧辯與鮑泉率師僧辯欲待竟陵部下集然後上頓元帝以為遷延不去斫之中髀後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王

詧襲江陵就獄出僧辯以為城內都督俄岳陽兵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命僧辯代之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次巴陵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若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賊復攻城不克又為火

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景遂燒營夜遁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拔魯山入郢州羅城景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求輸郢城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浮舟將發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平進師尋陽與陳武帝會於白茅洲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發鷁頭中江風浪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

奉辭伐罪當使風息若畢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大破景盧暉畧以石頭城降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命衆將入據臺城而遣侯瑱裴之横東追景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寇悉平元帝初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劒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詔徵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分為東西都督而皆南討陸

納馬納據車輪士卒精銳蒙衝鬬艦甚盛僧辯稍作連城以逼之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據胡牀不動指揮勇敢遂斬賢明賊退湘州亦尋平因會衆軍西討敗武陵王紀齊遣郭元建東方老繼進詔僧辯急下赴援次姑孰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

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振旅歸建鄴承聖二年二月詔為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喪禮有加是年十月魏遣兵襲江陵元帝徵為大都督荆州刺史未至而荆州陷敬帝初即梁王位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與陳武帝粲謀討伐時齊納貞陽侯明為梁嗣與僧辯書貞陽亦頻與僧辯書僧辯不納及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敗僧辯遂謀納貞陽遣第七子顯顯所生

劉幷弟子珍往充質遣左戸部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為嗣明報許之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幷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於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帝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来僧辯與子頠遽走出閤計

無所出乃據南門樓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
陳武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
是夜及子頠俱遇害弟僧智就任約約敗走亦遇害
王僧愔僧辯弟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
吳州刺史羊亮密召侯瑱見擒僧愔以名義責瑱因
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攻陳軍敗竄逸仰天歎曰雖
恥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
受辱人手閒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

一里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王顗僧辯子承聖初位侍中陳武帝鎮京口僧辯結廉
蘭之分且為第三子頠聘陳武章后所生女顗屢諫
不聽後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
圖江左及陳殺琳顗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
哭一慟而絶

山西通志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

人物三

太原府

北魏

郝軒太原人世名知人嘗稱清河崔元伯有王佐之才代所未有也苻堅亡元伯避難齊魯軒歎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摇之勢而與鷃雀飛沈豈不惜哉元

伯後仕魏為天部大人配饗太祖廟庭

尒朱羽健其先居尒朱川魏登國初羽健為領人酋長率契吴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劃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子鬱德襲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王丕衛兵將軍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宗愛之變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延等議立長君徵秦王翰置祕室提曰皇孫有世

嫡之重人望所係春秋雖少令聞聞於天下廢所宜
立而更別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愛犢皇后令徵提
等入殺之文成詔提弟浮子襲降侯
尒朱代勤鬱德子繼為酋長居秀容川代勤太武敬哀
皇后舅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
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令拔箭竟不推問曰
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德位肆州刺史封
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謚莊孝莊

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孫散騎常侍緝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宋武誅王氏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匆匆疑為王氏子孫彬稱為受業者乃免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從事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與江陵令羅修前别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推慧龍為盟主克日襲州城而後刺史

劉道規至遂不果羅修等又與諸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送渡江遂奔後秦秦滅歸魏明元引見請効力南討言終流涕明元動容曰朕方渾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太武初即位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不恱久而不調後除樂安王範傅領幷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

抗表願得南垂自効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元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賜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

家號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彦之檀道濟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之與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司馬楚之以畔太武聞曰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復遣刺客呂元伯購慧龍首二百户男絹一千匹

元伯為反間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固諫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遂捨之時人服其寛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謂功曹鄭曄曰吾誓

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有心莫遂乞葬河內州縣東鄉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詔特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穆侯吏將吏共於墓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讃之呂元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

王寶興慧龍子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曰汝等可指腹為親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

誅盧遐後妻寳興從母也縁坐没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寳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别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為龍驤將軍卒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六世祖横張軌叅軍因居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以術自給歷位侍御中散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敬叡少傳父業而姿容偉麗景穆見而竒之興

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流又

拜叡妻丁氏為妃沙門法秀潛謀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及疾太后與孝文每親視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卒太后與孝文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宣立祀都南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武威王諡定追策叡母賈氏為妃子襲字元孫叡卒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例降公出為并州刺史降號一等卒贈豫州刺史諡質

王嶷字安壽太原晉陽人中山王叡弟亮子也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

王瓊字世珍孝文以寶興子賜名襲祖爵太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伯帝納其長女為嬪拜前將軍并

州大中正正始中為光州刺史中尉王顯劾受納獲雪神龜中除左將軍兖州刺史歸京居司空劉騰宅西騰并鄰宅唯塤終不肎與以此久見屈抑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塤始有四子

尒朱新興代勤子太和中繼為酋長畜牧蕃息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備資糧助裨軍

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子榮卒謚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

王琚本太原人居高平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累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公正授散騎常侍歷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高平

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兾州親幸其家以年老拜散騎常侍歸前後賜車馬衣物甚衆例降公扶老自平城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兾州刺史謚靖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幷州别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拜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禄大夫父洪之縁坐浩事祚少孤貧鄉人莫之識有

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書工尺牘
文章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
守王希彦逸妻姪也共相賙卹乃振孝文初舉秀才
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李沖薦之遷尚
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
甚賞之從南征還正黄門以贊遷洛賜爵東光子孝
文幸華林園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静水以智流
願陛下修之帝曰朕何為襲魏明祚曰高山仰止帝

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黄門與黄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李彪遷散騎常侍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及彪啓上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從南討兼侍中拜尚書

進爵為伯寧武初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
并州大中正時詔姦吏逃刑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
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
之罪禍傾二室臣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
懸名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從之尋正吏部持身
潔清重惜官位銓授必徘徊久之下筆即云此人便
已貴矣量才稱職時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
軍瀛州刺史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逢歲飢多所賑

恤士女懐其徳澤入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與侍中黄門叅議刊正新令故事令僕中丞騶唱入宫門至於馬道祚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騶唱不入宫自此始也詔領太子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

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来恒斷令未審舊来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閒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令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參差無準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

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犴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計十年之中三經肆青赦前之罪

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
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否詔胥詳答之其審慎銓衡
若此尋加散騎常侍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
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
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
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工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
愚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不時而就從之宣
武每賞賚祚多至百餘萬又特賜剱杖恩寵甚深遷

左僕射梁將康絢遏淮將淮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祚心惡之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決斷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

朝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貴要世號郭尖遷中書侍郎未拜卒弟慶禮通直郎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王椿字元壽叡次子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雅有巧思凡所營

製可為後法徵為將作大匠固辭孝昌中介朱榮表
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復
授太原太守以頻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改正定永
熈中除瀛州刺史性嚴察下不容奸吏人畏之天平
末還鄉時人士輻湊覇朝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卒
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文恭齊神武親
送其葬兄孫叔明嗣
王廣業祁人遵業弟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

屬卒於大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乂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贈齊州刺史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郎遇害汾陰延業弟季和位治書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介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幷肆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榮向洛京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討葛榮留天光幷州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

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與天穆會滎於河内滎發後幷肆不安詔兼尚書僕射為幷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幷州事天光至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還京改封廣宗郡公初万俟醜奴幷胡琛建義元年夏遂擊擒蕭寶夤於靈州僭大號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悦等討之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

又税人馬合得萬匹以軍少停留未進榮遣杖之百
復遣軍士二千人赴之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
至岐州擒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
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寅於是涇
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竝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
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復遣使杖之百削爵為侯
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
帥王慶雲慶雲自稱尊號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

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賊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同時擒獲賊窮乞降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

來欵順詣復前官爵榮死下隴與賀拔岳圖入洛策既
而莊帝進天光爵廣宗王元曄又以為隴西王及聞兆
已入洛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還雍節閔帝加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
宿勤明達擒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
干等據有河西天光以信都兵起內懷憂恐不暇他事
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振世隆累使
徵之不從後令斛斯椿苦邀之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

遯等敗於韓陵斛斯椿拒河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送洛遇害介朱氏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介朱彥伯榮從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潛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介朱兆以不豫立帝謀大為忿恚世隆令彥伯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譙彥伯於顯陽殿令

與侍中源子恭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時旱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彦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患韓陵敗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尋與世隆同誅

尒朱仲遠彦伯弟孝莊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除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請權立中正隨情補授榮死勒部衆向洛京節閔進為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請在軍鳴騶許之復進督

東道諸軍事兖州刺史餘如故時天光控關右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而仲遠在大梁尤劇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後移屯東郡會軍次陽平神武縱反間仲遠等迭相猜貳遁走中興二年韓陵戰敗南奔梁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仰天大

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黄門郎趙僧慶收運其屍致長安詔著作録之

郭元貞太原人為魏揚州刺史太安王紘年十三元貞見而撫之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紘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

王静太原人自廷尉監遷少卿廷尉正博陵崔纂恥居

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

北齊

龐蒼鷹太原人交游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蒼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繇此遂蒙親識高祖牧晉州引為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棄家間行歸高祖高祖以為兼行臺倉部郎中卒於安州刺史

王則字元軌太原人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老生征討有戰功賜爵白水子元顥殺老生則奔廣州拒顥顥敗為東徐州防城都督擊元悅偏師破之行北徐州事後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荆州刺史有威武邉人畏伏渭曲之役為西師圍逼棄城奔梁尋放還元象初為洛州刺史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則性貪洛京諸像毀以鑄錢時號河陽錢以武用除徐州刺史送晉陽卒贈司空謚烈懿弟敬寶東廣州刺史

攻建鄴不克死

劉貴秀容陽曲人剛格有氣斷歴介朱榮府騎兵參軍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貴視下如草芥性峭直無所迴避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録尚書事謚忠武齊初祭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樂平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贈司空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文襄大將軍督護文宣嗣事夜中召邕支配將校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從征奚監騎兵事文宣頻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講武羊汾堤總諸軍節度

事畢仍監宴射帝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别賜錢綵又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解青鼠裘賜之曰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黄門中書舍人帝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左右曰此金城湯池帝曰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代卿者實

不可得所以遂停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寇將逼酙酌事宜改救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城幸晉陽至武軍驛帝將殺虞候都督范洪邕諫曰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邕又曰軍人教習田獵令十二月別

三圍殊為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並從之尋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當即召邕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御史劾之除名後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令

赴晉陽監勒諸軍事討高思好事平錄尚書事高阿
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
兵事多自決帝歸鄴邑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
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為帝尋降周例
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户部轉少司馬封安福
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一
代典執兵機凡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
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

寧及武平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裨益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虎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入周伏法

白建字彦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細馬合數

萬足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
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
平末歷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
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勤於在公以溫柔自
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世稱唐白諸子
俱為州主簿卒贈司空
王松年遵業子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主簿累遷通
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

書有謗言文襄禁止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黄門侍郎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後馳驛至鄴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絶於地百官莫不感動還兼侍中護梓宫還鄴哭必流涕武成亦雅重之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卒贈吏部尚書幷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

北周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北海王顥討万俟醜奴宿勤明達政隨軍謀議竝與參詳時孝武在藩引為賓客及即位委以心膂封祁縣侯為武衛將軍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守文

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
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内修復舊京
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西遷進太原郡公拜光禄卿
幷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思政自以非相府之
舊每不自安周文帝在同州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
令諸將擕蒲又解所服金帶令徧擲曰先得盧者即
與之羣公莫能得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
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

知已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不然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佩刀横膝上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下馬用長矟左右横擊被重創悶絶會蘇帳下督雷五安扶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營度移鎮遷汾晉幷三州諸軍事幷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来寇不

能克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來附驛召思政將鎮成皋復鎮弘農思政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數日復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不敢進引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弘農有備自思政始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荆州刺史命都督藺小歡繕修城塹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

也命舉代人乃進所部督韋孝寬後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請援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東魏將高岳等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知景詭詐密追助景扞禦賀蘭願德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

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来攻潁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䂪因迅風投土山又射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城出戰據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城多崩頹岳悉衆若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更修堰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盡慕容紹宗劉豐生及慕容永珍共乘樓船望城令善射人俯射城中大風暴起船飄至城

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死

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斃擒永珍思政曰僕破亡在

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

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屍以禮埋瘞齊文襄率步騎十

萬来攻思政率左右據土山西向再拜便欲自刎而

文襄告城中人曰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

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遣趙彦深率手

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

以其忠於所事接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十七八及城陷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不營貲産嘗賜園地家人種桑果雜樹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産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拔而棄之齊初為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本官加兖州刺史初思政在荆州自武闗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竝當衝要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

有度量爲周文親信思政陷後增邑三千五百户龔
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
先封中都縣侯增邑一千五百户進公揆弟邦封西
安縣侯邦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
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穎川封子景晉陽縣侯十六
年東伐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部兵配之廢帝
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爲鄜州刺史武成末
除匠師中大夫轉戴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

位柱國入隋終汴州刺史

郭彦太原陽曲人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印靈武令彦少知名周文臨雍州辟為西曹書佐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伯六官建拜户部中大夫孝閔踐阼出為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彦

勸以耕稼人皆務本先是澧州糧之令荆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充實無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柱國宇文貴令彥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拒戰彥縱兵奮擊竝虜獲之遂襲南安有其城進爵懷德縣公入為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攻軍次豫州使彥鎮馬天和中為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王軌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族魏時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略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上大將軍郯國公陳將吳明徹冠呂梁徐州總管

梁士彥頻戰不利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灌之列船艦於城下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灌口多竪大木用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堰明徹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竝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率兵圍而蹙之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幷器械輜重竝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柱國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吕梁之捷威

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征吐谷渾軌從軍中進取皆委軌軍還言宮尹鄭譯王端之罪武帝大怒除譯等名軌又嘗侍坐言東宮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因内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及宣帝即位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冦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

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使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不納遂害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焉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略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初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辨漸

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分疆其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貪齊人重賂復許之授慶左武伯副楊薦為使是歲遂與入幷之役慶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通和突厥復致疑阻又遣慶往諭之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屬可汗暴殂突厥令慶𠢴面慶抗辭不從卒不敢

逼武帝聞而嘉之錄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柱國開皇元年進平昌郡公卒於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隋

爾朱敞字乾羅北秀容人父彥伯誅敞小隨母養於宮

中年十二自賣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敚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暮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敚再拜哀求長孫氏愍之藏複壁中購愈急長孫氏資而遣之遂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歴信臨熊潼四州刺史

進爵為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所當皆破為護軍大將軍轉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家厚資給之隋初改封邊城郡公命討平黔安蠻叛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老賜二馬輅車歸河内卒子最嗣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僧辯子少俶儻有文武幹局僧辯留頒荆州後為周師所陷因入關聞陳武帝殺僧辯號痛而絶食頃乃蘇哭不絶聲常布衣蔬食藉藳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右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

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邱縣
公獻取陳之策上召見言畢歔欷上為改容及伐陳
頒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
傷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
滅頒密召父士卒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曰郎
君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邱隴頒頓
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
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锸於是夜發其

陵剖棺見陳武鬚皆不落其本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上曰王頒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不問録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縁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郭榮字長榮太原人父徽魏大統末同州司馬時楊忠為刺史由是與隋高祖有舊徽官至洵州刺史安城

縣公隋初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内密人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以榮謹厚引為親信擢中外府水曹參軍請於汾州姚襄鎮間更築一城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二城唯榮所立者獨全又督便水者引取齊大筏浮橋獲全以功授大都督使綏集稽胡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為寇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

遷司水大夫及高祖總百揆拜相府樂曹參軍復領蕃部大夫隋初引為内史舍人進蒲城郡公加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詔領西南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夷獠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大業初入為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禄大夫征高麗以功進左光禄大夫嘗諫曰臣聞千鈞之

弩不為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冠不納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上每勞勉之九年上許授一郡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上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元感亂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至郴城遇疾存問動静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年六十八輟朝贈兵部尚書謚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

韶幼而方雅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周以軍功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軍正武帝拔晉州欲班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上大悅賜縑一百疋及平齊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粟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初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初進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大將軍晉王廣鎮幷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

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法度韶嘗出檢行長城王穿地起三山韶還自鎖而諫王謝即罷之高祖嘉歎賜金百兩及後宮四人伐陳為元帥府司馬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尅金陵韶即鎮焉晉王班師留防遏石頭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尅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進柱國賜奴婢三百人緜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幸幷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嘗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鬢鬚

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又曰豈敢自寛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卒年六十八高祖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来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言甚悽愴使有司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禆益甚多吾每披

尋未嘗釋手大業初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函等十州
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便弓馬慷慨
有父風官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
克捷越王侗時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憂憤卒
王衡太原晉陽人父操後梁尚書令有七子衡最知名
仕隋中書黄門侍郎
陶世謨嵩嵐人煬帝時漢王諒作亂本州刺史喬鍾馗
將兵助之世謨諫馗怒欲殺之世謨曰汝安能以兵

脅我邪大丈夫寧死義耳馗壯而釋之

唐

劉義節本名世龍并州人隋大業末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薦之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然於唐公為最厚兵將起威君雅疑之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擒威等從平關中為鴻臚卿時急軍賞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為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又請軸舒藏内見綃取羡尺補雜費得十

餘萬段調度遂給還太府封莒國公賜今名貞觀初

轉少府坐事徙嶺南終欽州別駕

趙文恪幷州人為隋鷹揚府司馬義兵起授右三統軍

武德二年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詔至幷州誘市邊

馬以備軍齊王使率步騎千餘助李仲文守浩州劉

武周兵至棄城下獄卒

許世緒幷州人隋鷹揚府司馬唐公頗倚親密兵起授

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正定郡公卒弟洛仁亦

從起晉陽録功至冠軍大將軍卒贈代州都督謚勇

陪葬昭陵

秦行師幷州晉陽人武德初以從龍功封清水郡公拜

左監門將軍

龎卿惲幷州人從起太原後討建成有功拜右驍衛將

軍邾國公卒追改濮國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子承

宗開元初太子賓客

唐儉字茂系幷州晉陽人邕之孫也父鑒隋戎州刺史

嘗偕高祖典軍衛故儉雅善秦王儉與邁事親以孝聞陰說秦王建大計又進說於高祖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關中為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内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討呂崇茂儉以使適至軍孝基等敗儉亦見擒始懷恩屯蒲州與部將元君寶潛謀至是脫歸詒復守蒲儉恐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

讓至上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

俄而武周敗亡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上嘉儉

身雖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為并州道安撫

大使許以便宜盡籍懷恩貲産賜儉還為禮部尚書

天策府長史檢校黄門侍郎莒國公仍為遂州都督

食綿州六百户貞觀初使突厥四年復馳傳往誘使

歸欵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

餘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上射四發輒殪四豕一

豕躍及銑儉投馬搏之諫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上為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坐小法貶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少子觀為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擢殿中監子晙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辟

唐憲字茂彜晉陽人儉弟仕隋東宫左勲衛後罷歸好藏亡命高祖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

夫置左右封安富縣公武徳中累進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禄大夫

張河字道源并州祁人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卧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

隋末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戸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唐初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累封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

令守趙州為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
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即詔諸將率兵影接賊平還拜
大理卿時籍何稠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
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
食遣之以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謚曰節
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
段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

隋為泗州司馬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為東宫學士長安尉喪歸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唐初討定儀典遷黄門侍郎而彦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上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秦王表鎮洛陽須建成變數陳秘畫多所嘉納貞觀初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

人占曰弟吉不利於公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謚曰孝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

温彦博字大臨并州祁人大雅之弟也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内史省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州降唐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為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彦博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元莵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納之突厥入以并州

道行軍長史戰太谷師敗被執突厥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肎對因陰山苦寒地太宗初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復為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請如漢置南部五原塞以為捍蔽從之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詔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遣秦王諭旨既而顧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

三彦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賔客不通進見必陳政
事利害卒後上歎曰彦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
其不逮再期矣恨不許少間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
殯别室命有司為搆寢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
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毁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
州刺史彦博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溫大有字彦將幷州祁人彦博之弟也隋仁壽中李綱
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引為太原令從徇西河高祖

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請徙它職上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謚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盛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宫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秦大有典校祕閣顏以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武士逸字逖文水人有戰功為齊王府户曹參軍封六

安縣公從齊王守太原為劉武周所執嘗間遣人陳破賊策賊平擢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王珪字叔玠祁縣人僧辯之孫也父顗北齊樂陵郡太守僑郿珪性沈澹志量隱正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讎定羣書為太常治禮郎季父頍尤所器許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尋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建成與秦王有隙上責珪不能

輔導流蕩州建成敗太宗召為諫議大夫上嘗言君臣宜同德珪進曰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上可之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上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黄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側上指之曰此廬江王瑗賊其夫而納其室者也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上未喻其問對曰昔齊桓公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

此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上嗟美之太常少卿祖孝孫數被讓珪與温彦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今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上曰卿為人游説邪彦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上默然明日語房元齡

曰朕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元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輔政上以珪善人物命詳論之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理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上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語除同州刺史

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嘗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上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諸主下嫁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笲盥饋乃退其後公主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遣公主

就第省視復遣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上素服
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
少貧饋遺初不讓及貴厚報之臨官務舉綱維去甚
不可者家事咨寡嫂而後行敎撫孤姪甚篤周恤宗
族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上為立廟世以儉不中
禮少之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承乾徙嶺外珪孫
壽旭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

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
成人時號孝童母李主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
保執苦為富家以養太宗擢右千牛高宗立從祖女
弟為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脅息徙瀚海都護
司馬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母喪哀瘠甚上遣侍醫
療視友趙持滿誅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
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
禮收葬金吾劾繫上嘉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

隍塹方翼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
鳳間蝗獨不至境它郡民皆重繭走治下乃出私錢
作水磑薄其贏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
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匐奏為副兼檢校安西
都護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
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庭州刺
史杜懷寶鎮西安失蕃戎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
薄啜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

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諸軍謀為内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縳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麪等皆驚潰烏鶻兵遁去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禱之師克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宿合時以為祥西域平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為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

年召議西域事上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若戰狀視其創上咨嗟久之賜賚良厚俄而白鐵余以綏州反詔往討飛旝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程務挺被殺并捕方翼送獄流崖州卒於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兒時吏就詰事衆爭辨獨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邪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君可謂滄海遺珍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當使絶域仁傑詰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與曰吾等

可少媿矣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懐義誤斧昭陵柏罪當免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上怒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以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今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且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上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自肆劾奏其惡詔原之仁傑曰今

惜有罪虧成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卒抵罪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官捕繫盜黨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上歎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上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元以道出妬女祠盛服者俗言致風雷變更發卒改馳道仁傑曰天子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上壯之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

郎持節江南安撫使禁止淫祠凡毁千七百屋止留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為豫州刺史越王支黨二千人將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毁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哭碑下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攻越王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仁傑曰亂

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縱使暴横使無辜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至民歸順萬計奈何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劒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曰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亦報可仁傑曰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

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吿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来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俊臣引置對即承之俊臣為代作謝死表而使其屬王德壽告曰公為我引楊執柔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乃書帛置褚衣中令付家子光遠得書上變后召見問之對曰不承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因免死時同被誣者七族悉得貸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為

置生祠萬歲通天中擢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契丹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寇来吾自辦之悉縱就田寇亦引去民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疏諫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為君省江南轉饟不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武三思圖為嗣后問

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寇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

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安能信后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悦初吉頊李昭徳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詔為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去追不

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懼誅逃匿仁

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詔可還除内史后幸三陽宫獨

賜第一區眷禮卓異先是李楷固駱務整本李盡忠

部將後兵敗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

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討契丹凱還后

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時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

萬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

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

邉陲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由是罷役聖歷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中宗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仁傑始居母喪白鵲馴擾其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彦範敬暉姚崇等皆為名臣為内史時南海貢集翠裘后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絁袍為

對睹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蓋其氣槩若此

狄光嗣太原人仁傑子聖歷初為司府丞詔宰相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内舉果得人歷淄計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為

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刺史貶歙州別駕卒弟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民苦之因共毁其父生祠至元和中田弘正復葺之血食不絶狄光遠梁公仁傑子仁傑為酷吏所誣下獄書寃狀置綿衣中付家人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寃白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